

黄岩文史资料通讯

(请予传阅 核实指正)

第 三 期

黄岩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近体诗三组·····(见《黄岩文史资料选辑》第一期)朱文劭、宾凤阳、景嵩(1)
- 我的父亲柯冠时·····(见《黄岩文史资料选辑》第一期)柯宏侠(5)
- 开凿永宁江小澧汇记·····朱文劭(6)
- 开凿戴家汇记·····章育(7)
- 修理西江闸记·····朱文劭(8)
- 章君伯英生圻记·····朱文劭(8)
- 回忆章伯英先生·····尤伯翔(10)
- 城关各江河浚废沿革·····李仲千(12)
- 南官河史话·····卢英卓(15)
- 黄岩音乐戏剧概况漫谈·····金孝炽(18)
- 晚清以来黄岩中医人物传(一)·····陈梦赉(21)
- 书画家柯璜先生略介·····文涵、心传口述,王志良整理(24)

近 体 诗 三 组

编者按：本期刊载近体诗三组，其作者分别简介如下。

朱文劭（1880—1954），字劭成，黄岩城关双桂巷人。他廿五岁中进士（光绪30年甲辰，中二甲第四名进士，与沈钧儒同科），后被派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廿八岁返国任北京法部主事，卅一岁调广西省提法司。民国元年任浙江省提法司，继被选为国会议员、参议院参政等；民国四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返黄；民国五年黎元洪当政，继任国会议员；民国六年军阀混战，隐居上海，举办台州轮船公司二年；民国八年被邀为广东革命政府立宪起草员；民国九年任江苏省政务厅长一年，金陵道道尹三年；民国十三年辞职，在沪；后受浙江省省长张载阳之约任会稽道道尹（今宁波、绍兴、台州三专区辖地）；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入浙，被革职后，居上海经营轮船公司。1937年抗战军兴，返黄；后任县修志馆馆长及参议长，直至黄岩解放。解放后，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后又任浙江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黄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常务委员及副主席。1954年病逝。本刊近重点征集他的生平事迹及诗文书牍等，希各界予以协助。

二、宾凤阳，湖南衡阳人，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前后，在黄岩县公署任知事（即县长）。

三、景嵩，河南省商城人。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在黄岩县公署知事。

朱诗写他抗战胜利后的心情，宾、景两诗也能反映当年本县的一些情况。诗中有些词语未必常用，兹略加注释以便阅读；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向我投降志庆

朱劭成

扶桑①帝子已牵②羊

岛上田横③空死士

早知孤注终虚掷

秋叶春樱红未了

举世传呼欢欲狂

军前刘禅④已降王

益信佳兵⑤定不祥

可怜弹指感兴亡

大汉天威下夜郎	芦沟晓日睹重光
存其社稷恩犹乞	还我河山愿已偿
霸业三朝付蝴蝶(明治、大正、昭和)	雄师万灶化螳螂⑦
吾侪不暇哀秦灭	且自绸缪彻土桑⑧
荣枯转瞬最堪伤	铸错应知在阆墙⑨
甚事干卿煎太急	所加予我痛难忘
血痕缕缕割⑩河朔	祸水滔滔伏沈阳
若种荆花⑪睦兄弟	蓬莱终古自仙乡
乾坤旋转仰中央	公理能教弱制强
天意从今消铁血	人谋自古胜金汤⑫
生灵齐脱刀兵厄	海陆长悬日月光
八载流离双鬓改	喜留腰脚步康庄

编者注:

- ①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后来沿用为日本国的代称。
- ②牵羊——古时战败者肉袒牵羊至对方军门，表示降服。
- ③田横——秦末，田横羞为汉臣，自杀。留居岛中徒众，亦皆自杀。
- ④刘禅——刘备子阿斗，降魏。
- ⑤佳兵——语出《老子》，后多以“佳兵”为好（去声）用兵。
- ⑥蝴蝶——此处喻梦幻，亦作蝶梦。语《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适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 ⑦螳螂——用成语“螳臂当车”。语出《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 ⑧彻土桑——“彻”，剥也。“土”是“杜”的假借。“桑土”，桑根也，因用韵作“桑”。语出《诗经·鸛鸣》“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以寓言诗“剥取桑修巢”作喻。
- ⑨阆墙——兄弟不和，阆（xì）。
- ⑩割（lì）——分割。
- ⑪荆花——语出《齐谐记》：“荆树有花兄弟乐”，喻兄弟和睦相处。
- ⑫金汤——固若金汤。金城汤池，金喻其坚，汤喻沸不可近。

二、衙斋寂坐，适喻莘侯明府①录王默盒观察②中秋宴公园诗并以和作见示，读之感次原韵，率成四首。

宾凤阳

薄宦奔驰老未休

惭膺百里岩疆政

碎月客谈仙窟里

天开良夜清如许

心香一瓣祝天休

满地疮痍才却病

疏河水幸通江口 (南乡西江新开河道得免水患)

从此稳占鱼梦熟

阅历深沈俗虑休

荆榛满目家园冷 (吾湘兵刀水旱，有家难归)

望有名流资画壁

吟髭捻断推敲定

坚持晚节冀归休

漫说阳春真有脚

学惟温旧翻书腹

颐养余年斯谓福

金风飒爽又新秋

怕诉多年蜀道愁 宦蜀廿年备尝苦况

观涛③人到曲江③头

听罢霓裳解宿忧

经过沈灾望有秋④

连番风雨复添愁 (黄岩水灾之后幸早稻丰收颇资救济，不料七八月间两次风雨，晚禾又被损伤，为之慨然。)

挽粟舟还系沪头 (狼饥米款尚未清偿不胜焦灼)

年丰纾尽野农忧

沧桑世变几经秋

禾黍频怀故国愁

羞将时事数从头

聊借濡毫写百忧

人比黄花岁岁秋

问谁天子号无愁

钱不求多挂杖头⑤

坦怀斩却杞人忧

南岳麓园钝叟宾凤阳初稿

辛酉(1921)九月廿五日

编者注：

①明府——清时称县令为明府。喻，曾任浦江县知事，故尊为明府。

②观察——清末，俗称道员为观察。默盒即王枚伯先生。

③观涛——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于广陵之曲江。”广陵为扬州，曲江在扬州城外，或以为广陵即浙江钱塘，而以曲江为钱塘江。

④秋——谷物成熟，收成。

⑤杖头——即杖头钱。《晋书·阮修传》“阮宣子（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后因称买酒钱为杖头钱。

癸亥（1923）之春摄篆①苍溪，上巳日与邑人士修禊②于九峰图书馆，即事漫成。

景 嵩

竹马深惭迓使君

下车韵事值游裙③

兰亭觴咏群贤续

芸阁图书古色芬

树大储材先务急

（清明节植树于
方山之麓）

分秧望泽老农殷

连朝幸获甘霖沛

快读坡公喜雨文

双塔撑云洗翠岚

禅房幽境古精蓝（馆邻九峰寺）

青浮陇麦初鸣雉

绿茁墙桑好浴蚕

放眼河山时局痛

赏心风月雅人谈

瓣香敬热前型在

名宦乡贤拜一龛（馆祀明吴朗公
侍御，清孙欢伯大令是日春祭）

前诗脱稿后，诸君子不吝珠玉迭赐和章，再次原韵奉酬。

五风十雨谢东君

草绿平原一道裙

抚手⑥阳春赓雅调

扑胸尘俗挹清芬

判防多误施刑慎

民视如伤在抱殷

安得讼庭数花落

商量旧学细论文

卷帘山色锁烟岚

妙本倪黄⑦晕碧蓝

斗草心情宜扑蝶

养花天气正眠蚕

四郊泽足占鱼梦

一室春生洽盛谈⑧

十幅蛮笺三叠唱

好将官舍筑吟龛

商城镇华景嵩初草

编者注：

- ①摄篆——代理长官的职权。县知事先派代，再实授。此处系作者谦词。
- ②修禊——古人在阴历三月上巳日举行祓除不祥的仪节。
- ③澣裙——似即澣裳，指士女酌酒洗衣于水边，祓除不祥。
- ④芸阁——古代藏书之所。
- ⑤精蓝——即精兰，指佛寺。
- ⑥抚手——“抚”，此处作“拍”解，用如抚掌、抚髀等。
- ⑦倪黄——倪瓒、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元代四画家。
- ⑧麈谈——魏晋时名士清谈，常持麈尾（用麈的尾巴做拂尘），后称座客清谈为麈谈。
麈（zhǔ），鹿一类的兽。

我的父亲柯冠时

柯 宏 侠

我的父亲柯冠时，字仲达，本县横街人，生于一八七六年。他毕业于南洋陆师学堂，曾任该校及江苏武备学堂和陕西讲武堂教官。在陕西讲武堂任教期间，他对当时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十分不满，因此组织联系了一些进步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和讨论救国大事。辛亥革命前夕，他觉得革命形势渐趋成熟，就出任陕西陆军第一师营长，以便训练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并以游历为名熟记了各地军事要险。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江南各省纷纷响应。我父亲以为教我中华的时机已到，毅然在陕西树旗响应。当时陕西军内官佐多半为我父的同志和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顷刻之间，革命的烈火遍及陕西全省。我父亲就任陕西革命军西路招讨使，向西进攻甘肃、宁夏的清军。革命军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连战皆捷，一个月后就接连攻下咸阳、醴泉、凤翔、岐山、宝鸡、汉中等十多个县城，并把归降的清兵改编为第二支队，继续向甘肃推进。甘肃、宁夏的清政权大为震恐，派清将升允率两个师来抵抗，连战三个月，双方伤亡均很大，而清军陆续增兵，革命军难以为继。我父亲见情况危急，即向陕西都督张凤翔告急，请求增援。但这时清将赵倜正率河南的军队进攻函谷，直逼潼关，张都督亲自督守潼关，无力分兵援救，我父亲只好坚守陇城与凤翔之间。

在此期间，父亲曾有信寄往家中，发誓“不歼胡虏誓不生还”！并附七绝诗一首，其中“我愿沙场征战死，胡天飞雪满刀弓”，表达了他为革命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十一月四日拂晓，我父率领的西路革命军乘大雪纷飞之际，分兵两路进行突围。右翼一路由父亲亲自率领向西北山区挺进，另一路左翼由万炳南率领向西南山区突围。突围一开始，左翼就遭到清兵的围攻而溃败，陇城亦被陷。清军占领陇城后又向西合围，断了右翼革命军的退路。经过激战，我父亲率领的陕西西路革命军因弹尽援绝而全部壮烈牺牲。

清政府被推翻后，陕西省新政府追认为国捐躯的我父亲柯冠时为烈士，在西安、陇城各建忠烈祠，家乡黄岩亦建了双烈祠（另一位是王卓烈士），以表悼念。

开凿永宁江小澧汇记

朱文劭

水行地中以曲为性，故古文水川诸字皆曲笔以象其形。若夫洄流冲啮之既久，乃曲不可名状，披图以观，往往如常山之蛇，首尾衔应；而身之蜿蜒盘绕，削地无算，航行为之稽滞；洪流因而泛滥，其患可胜言哉。吾邑永宁江横至东西，上受诸溪之水，下以大海为壑，西为上游群山夹峙，罕平畴沃野之利。地势稍平，则名为埤，江流偶曲，则称为汇。小澧、戴家两汇，曲之最尽者也。小澧汇位于头陀区临古乡去治三十里，其曲流略如人字篆文，计九百三十余丈，径而直之仅五十丈；茅畚九溪复自南来注。当山洪下泻、海潮上逆之际，田禾淹于巨浸，村舍因而毁颓，为害之烈，积有年所。畴不知舍弓而弦，劳少利多。无如人情苟安，难与图始；而堪輿谬说，又从而瞽之，直将忍而与之终古矣。民国十九年冬，省委水利局工程师胡步川勘定，谓宜先凿小澧，次及戴汇。成案以来，县长屡易，荏苒十年，逡巡如故。灾害委诸气数，周至听其自然，岂不怪哉！二十九年春，缙云徐子勉公用，来宰斯邑，始决开凿两汇，复得章科长伯英赞画，小澧汇开工于今年一月十日，迄二月一日而工竣。征用民夫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二工，掘土八千八百四十八公方。荷锄为云，决渠成雨。兹复见之试航之日，万众聚观，莫不喜缩地之有术，方庆安澜之有道，群疑涣然。乃宣、乃理，小澧既通，遂及戴汇，从此江流畅达，旱溢无虞，一利也；帆樯上下不再纡回，二利也；淤故道而为田，可增耕地三百亩，三利也；徐公迭请于省，拟以淤田充本邑水利基金，河塘闸坝修管有资，四利也。盖一举而数善备焉，千秋利赖之，功成于不月，万众喧呶之口，塞于崇朝……；然则讴歌郑白之开渠，记颂李冰之凿沫，岂容已欤？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邑人朱文劭记。

开凿戴家汇记

章 育

申永宁江而申一土股作葫芦形，江流曲而抱之者，曰戴家汇。溯行约二十九里，又申一土股其形较小，江又曲抱之者，曰小澧汇。每遇淫雨，山洪奔放，两汇阻之，泻不能畅，泛滥横流，水患迭作。邑人病之，然终无之何也。吾邑西乡地广民庶，群山塞峙，此江为大动脉。举凡行旅之往来，货物之吞吐，几全赖此一线之流。两汇水程纡曲，合计之逾二十里，航行者尤苦之，然亦无如之何也。有识之士夙欲凿而直之，然以风水之说中人甚深，莫敢先发。盖聚族于两汇间者，皆谓秀气蕴于曲，若直之，则地灵尽泄为祸之媒。是说也，一倡百和，缙绅之家，持之尤力。一俾既缺，众咻偏多。宰吾邑者，明知舍曲而直之水利交通受貺均巨，然格于众议，不敢撓其锋，卒使两汇得以肆其害，是岂唯地方人士之责哉。徐公子勉，于凿竣小澧汇之翌日，即命派员测量戴家汇。测量既竣，乃按图而定一新线，长八十丈，计缩短航程十五里。凿后，废江淤地呈经省政府委员会第一二五六次会议决定，拨充黄邑水利基金。俟淤涨适度时，塞其西端，设闸于东端以储蓄拱西水源，俾头陀、拱西、拱中各个镇，均得收灌溉之利。规划既定，召集万全、孝友、头陀、拱西、拱中各乡镇代表，议定征工开凿办法，集民力以辟之。是役也，经始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落成于四月十日，征民夫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三工，挖土二万零七百十六公方。工程之巨倍于小澧，而成功之速反过之，是诚意料所不及者矣。或者不察，遽谓余曰：比年以来，为父母之邦，广兴水利莫吾子若，则斯汇之通，主之者徐公，成之者吾子。余应之曰：凿汇之议，起于民国十八年，洎今十四寒暑始就，甚矣成事之难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章育识。

修理西江闸记

朱文劭

西江建闸浚吾黄水利者早腾口说，余自幼即闻之熟矣。然而工程艰巨，疑虑庞杂，莫之敢举也。及动工伊始，定基夏家洋，上坚下软，岸土崩坍，豁然之声复大起。主其事者不为所撼，卒底于成，今十稔矣。御咸蓄淡，受益之田直隶两江流域者十万余亩。旱潦损益亩以石计，每岁当得十余万石。有利于农田如此。从前毗连鼓屿各村，十年三潦，陆地行舟，岂但淹没田禾，即室庐牲畜器具服物损失何可计算。今无此现象矣，盖凿直西江之出口值不与永宁江悖流，宣泄既畅，而闸基高峻足御江湖倒灌故也，有利于地方如此。对日抗战于兹七年，民二十九年水旱虫灾迭至，歉收而不至全荒，余皆丰登，海口被封，闸閘安堵，此闸岂曰无功，有利于国计复如此。建闸之前，于雨量流量皆有精密之测量计算，建闸之中于闸基闸墩闸座闸门闸桥各工程皆有合理之材料结构，建闸之后用操纵机以司启闭。吾黄之有闸，自宋元佑间提刑罗适之筑石秋闸始，而利用科学之水利工程则自此闸始。工开於民十九年冬月，落成于二十二年夏月，用款十二万余元，其详在县卷。民二十八年，日机轰炸，桥工被损，闸门亦被虫蛀，兹修理完竣，余乃追记事略以告后之人。当日主其事者，黄岩县长孙崇夏、继任县长江恢闾、工程师胡步川、县建设科长章育、县水利委员会委员项谟、王士森、郑文易、赵济垣、林迪等，而章育、项谟、王士森主持尤力，微此数君，闸成或犹有待，故特表而出之，余亦具名委员之一，回思前事，尚不耻其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之感也。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邑人劭成朱文劭记，邑人松渠王念劭书。

章君伯英生圻记

朱文劭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春，余友章君伯英既封其元配何孺人之墓于后宅西园并自营生圻于其右，请为之记。君名育，字俊才，伯英其号也。世居黄岩后宅村。曾祖德韶，怀德不耀；

祖汝霖急公好义，有古豪士风；父珍亮，旌乐善好施。君幼失怙恃而能自立，董率群季次第成人。清光緒末，输财兴学。民国三年教育部褒奖金质二等嘉祥章。君子讲学之余，复讲求农田水利不辍，颇多建白，农商部复奖给三等奖章。九年水灾奇重奔走乞赈，奉准举办工賑。于十年春，督竣永丰、永利、永济、永顺诸河，并重浚外东浦，以利宣泄。十四年县议会以清丈中搁，选君充县清丈清理处董事，继主处务。十六年六月兼县政府建设科长；十八年秋调任黄岩线工振事务所主任，承筑路椒公路。十九年春，复任建设科长；二十年十二月浙建设厅长石瑛以君前后任职四年，对于建设事业热心规划，实事求是，造林筑路均有相当成绩，兴修水利，亦在积极进行，曾记大功一次。二十三年一月，任海宁县政府清丈处副主任，二十五年三月改就青田县政府第五科科长，十二月复任黄岩县政府第五科科长；二十六年六月改任参谋本部城塞组江阴区工程处总务股中校股长；三十年八月再任黄岩县政府建设科科长。黄岩江流除永宁江外以西江为最，君主张于江口建大闸御潮蓄淡，以利灌溉。当时议论庞杂，阻之者众，君力持而成，旱潦有资者十余万亩。闸成后，君沉几审曲，谓不浚南官河、东官河、西官河、青龙浦、鲍浦、洪家场浦、三才泾、三坎河，开凿小澄汇、戴家汇、瓦林山西诸汇，非建瓴之策。至今一一见诸实施，于黄岩全县水利如视诸掌，在今无出君右者。三十四年十月，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以君兴修水利博惠民生，给与一等银色水利奖章。三十五年四月，任黄岩县修志馆副馆长兼编纂。君于编印临湖章氏宗谱时，江前县长晖午题跋云：伯英廉明谨厚，遇事有胆识。余两次率黄均与共事，在职切切以奉公裕民为事，劳怨不辞，始终不懈。其在海宁也，为余削减清丈经费五十万元，苦干三年并无超越。及事编印黄岩清丈报告书、黄岩兴修水利报告书后，孙前县长时伯致函云：君办事悉有计划，每一计划均能实施，实施后均有记载，是诚历年办理之结晶，将与同垂不朽。江、孙两县长为本县名宦，皆倚重章君，其所言皆极确实，毫无虚奖，可见君之一斑。君生于清光緒十七年二月初九日，配何氏早卒；继配许氏，生四子，哲褒、哲潜、哲渊、哲游，女一适金清吴绮湘。著有西园冗稿八卷，皆记实之作，县志多取材焉。余于黄岩清丈为发起人之一，于中途阻滞时，深以为忧，乃在会稽道尹任内，特调江君晖午来长本邑，以期蒞事；而章君则佑江成之。邑人主张重修县志，以馆长属余，年老事繁，实不能亲楮墨；自屈君为副，乃孜孜矻矻钻研故纸，引进人才，今志成八九矣。章君之为益于地方与如益于余者，皆将殁齿不忘。今记其生圻并述其平生涯略，以示后人，是余意也。昔唐司空表圣避乱中条，筑生圻于玉官谷，故人来访，引入圻中对饮，著于史册，号为达观。章君今年五十有八，以其宏通博雅之才，与其坚卓贞纯之诺，将来贡献于国家社会之事业，靡有涯矣，生圻之成，乃因其元配之葬为同穴之计取便而已，固不以命达也。是为记。

清赐进士出身二等大授嘉禾勋章前浙江省提法司司长会稽道道尹朱文劭撰

回忆章伯英先生

尤 伯 翔

章育，字伯英，黄岩南乡后宅人，生于光绪辛卯（1891），1953年于温州逝世，终年六十四岁。他自学成才，曾踏踏实实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

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旧县府中共事三、四年。他主管建设，年纪比我大二十岁，我视他如长辈。他生活俭朴，不事浮华，一切讲求实用。当时他住在旧县府的职工宿舍，平常总是穿公家所发的青布制服，冬天罩一件藏青色的旧呢大衣，终年穿家制的布鞋。他平易近人，没有旧官僚的架子。有一件小事却被人传为笑柄的。据说他早年买了一部精装《辞源》。这部书厚厚两大册，金字精装，搁在书房里很漂亮，但是他嫌装订过厚，拿起来烫手，使用不便，就把崭新的洋装书拆订为本装八本，其讲求实用，可见一斑。

他的工作作风在当日旧政府中也是比众不同的。他当建设科长，举凡农田水利、交通工商、公共建筑等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很广，不过这些事都是可缓可急的。如果只为“做官”，大可“等因奉此”、因循度日。他要切切实实办事，这不但费力，还要招怨。如建造西江闸和开凿戴家汇、小澧汇等工程，事先必须查阅资料，实地调查，才能提出方案。对上要向县长建议，争取支持，以便动员人力物力；对下要贯通各个关节，调动积极性，以便施工。办理这些工程费力多，阻力也大。西江筑闸经费是按水利受益的田亩分摊的，要大、中地主出钱，可不容易。他们集中向章攻击，说什么章伯英是店头后宅人，后宅地形低，西江筑闸只对他的家有利。到开始挖掘闸基时，由于地在旧孤魂祠附近，是丛冢所在，挖出不少尸骨。反对筑闸的人，有机可乘，制造谣言，讽刺他“泽及枯骨”（“泽”，恩惠）。其实西江筑闸，可以御潮蓄淡，有利灌溉，十多万亩耕地可得旱潦保收。戴家、小澧两汇水程纡曲，合计逾二十里，航行者尤苦之。章倡议贯通两汇，附近绅缙反对甚烈，谓风水有关，秀气蕴蓄于水曲，如凿直，必将得祸。一时邪气，甚嚣尘上。等到闸成、汇直，黄岩水利与交通都有好处，事实显然，对章责备的话，才逐渐消失。

此外，伯英先生于地方建设事业还办过不少事情。如：县治东南地势如仰釜，土屿一带居釜底，一遇淫雨，即成泽国，被浸水的区域约四十方里。他力主开凿梁胡桥至瓦林渡

新浦以泄南乡积潦。城厢河道，自同治九年县令孙熹主持疏浚后，已淤塞殆尽，淤秽不堪。当时城区人烟已见稠密，饮水紧张。他先后倡议疏浚城厢河道，开凿城区公井，居民受益不少。其余如：完成县道建筑与疏浚路桥镇内河航路便利水陆交通。又如建议设立柑桔改良场及治虫机构等，创始之功，亦不可没。以上所举，多数已见诸事实，有些由于经费不足及人事更动还只停留在倡导阶段，不过他对地方建设事业已竭智尽力了。

他主持建设科工作，自己只抓方针大计，日常具体事务就放手交给主办科员和技士。这样他才有精力考虑大事，也可放手让属员发动积极性。他对同级科室的办事，很能体谅人家的困难。如当时我主管教育，人事上矛盾很多，僧多粥少，小学校长的位置很难安排。他了解情况同情我的处境，几年来从未提名要我安插。他平日不多说话，可是在会议席上却侃侃而谈，有理论、有办法，具有说服力。据说他在辛亥革命后，黄岩成立县议会时，他在议员任内，建议也不少。我和他同事时，每遇两周一次的县政会议讨论县属各单位提案时，他是知无不言的。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据情报敌人有窜扰企图，敌机骚扰频繁，旧县府办公已在半停顿状态，七区（台州）专员杜伟（曾任省政协委员）亲在九峰（避轰炸）召开应变会议。我们见识小，不免恐慌，他虽非军人但很沉着。他还根据黄岩地形估计敌人进扰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应变办法。

除在旧县府工作之外，他的生平事业还有可述的地方。如早年在他自己家乡办学，按充私产做学校经费，自任校长（时间还在满清末年），成绩出色，曾获教育部颁发的金质奖章。在1925年前后，他曾任本县土地清丈清理处主任。这个机构在当年是很重要的。从前政府财源大部靠田赋。田赋是根据土地的等级和面积，确定税率和税金的。缴税叫完粮，名义上是土地所有人（地主）缴纳的，实质上转嫁在农民身上。由于土地未经正确丈量，推粮过户手续混乱，因此出现了地多税少，地少税多，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等怪事，负担极不合理。而且政府其他的临时费用（即临时各种附加税，每超过正额的）又照田亩多寡带征。这就更促成了民间的矛盾。正本清源必须清丈全县土地，另造纳税人名册，于是设立县土地清丈清理处。当时全县耕地七十多万亩，山、荡尚不在内。这是多么繁杂而又必须细致的工作。伯英先生负责主持，终年孜孜兀兀，到1926年完成图册并拼合了比较准确的实测地图。图上山区有等高线，城镇村落位置较准确，交通小道基本上也已标明……六十年前能有如此成绩，也很不易！

关于编写志书，我和他接触过两件事：一是在1943年编写的《黄岩县政年鉴》，当时由县府各科室分任其事，有些因认识不足，虚应故事，勉强成文。他却反复查考，亲自执笔，除完成所管部门的材料外，凡关本县沿革、地形、山川、气象、物产等，全由他编

写，所以《年鉴》上的篇幅，他的手笔几占三分之一。其次是在县修志馆的工作。《黄岩县志》成书付印的，最近的版本还是光绪三年编定的，到抗战胜利时已有八十年。此时县参议会决定续修县志，交县府办理。当时遍地疮痍，百废待举，而财源支绌，币值混乱。修志馆经费虽列入教育文化预算中，但职员仅有两人，办公费亦少得可怜，真是告朔餼羊，对参议会敷衍而已。修志馆馆长是朱劭成先生，年老事冗，未能事事躬亲。章先生担任副馆长负实际编写任务。他自己全尽义务，不取分文，而具体工作却做得最多。至1949年续修县志已初步告成，取名《黄岩县新志》，全部手写稿尚未付印，现藏县档案馆，估计当在200余万字。此志内容虽不免粗疏，观点上或有未当，但当时限于人力物力，能完成全稿留下近八十年来的史料已甚难得；至于观点问题乃当时历史条件使然，自不能苛责于前人。

最近我搜集伯英先生史料时，发现他更有难得之处。他生于清末，但从未参加科举，至辛亥革命后，也未进过学校取得一纸文凭。一生刻苦自学，至老弥笃，他通过工作实践取得丰富的经验，真是一个难得的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近二十年，但不肯入党。为此事受过一些压力，但他仍我行我素，泰然处之。

伯英先生的生平略历有朱劭成先生写的《生圉记》可资参阅。他在水利事业上的建树有《开凿戴家汇记》、《开凿小澧汇记》、《修理西江闸记》等均见本期。

伯英先生逝世已三十余年，偶一回忆，如闻警咳。他一生孜孜为地方事业尽心竭力，而对水利与修志建树独多。今日长潭库成、县志将修，其规模与解放前相较，当不可同日而语。伯英先生如地下有知，定将庆继起之有人，而含笑于九泉矣！

城关各江河浚废沿革

李 仲 千

编者按：此篇选自李先生在一九六二年编的《零编集沿革篇》。

一、澄江原名永宁江。宋淳熙间，杜丞相清献公生时，澄清三水日，改名之。明宣德丁未，孝子赵鼎会试第一，会元；水清浹日；崇祯丁丑，柯夏卿成进士二甲第一名，传胪，水清三日；清康熙乙未，江济联捷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澄清三日；道光己酉九月初

八日，水清五十日，澄澈无波，游鱼毕见；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澄清二十五日，光绪乙未，喻长霖成进士一甲二名，榜眼，水清一永日；该江既澄清七次，柔桥王内翰菜子庄先生目见三次并纪之。其源出县西数百里尘山之阴，上流经县西各乡，汇合西江并县正南各山水及江河各支流，流经七里浮桥及利涉浮桥故址两岸中并新建大桥下，经东流，至三港口，会灵江自临海向东南流合，并会澄江南北两岸各支流，入下流椒江，至海门，出关口，入东海，此澄江之概述也。

二、西江即澄江别浦。源出与乐清分界处太湖山之阳，汇合沙埠三童诸山水，至羽山闸，分东、西北两流。东流入官河，西北流即西江干流，其上流经正南、院桥、永宁、鼓屿、正西、倪桥、孝友各乡，至城关西南，合濠河，北直流经新建西江大桥、孝友桥（俗称五洞桥）、西江闸，折东入澄江。

三、木城河即濠河。当初城圯未重建时，北倚澄江，西濒西江，又于东南两方凿河广十丈，东北注入澄江，西南汇合西江，今存有淤河址可寻。凿河时，得古砚一枚，镌“金带”两字，遂呼金带河，后淤。清世祖顺治十五年戊戌，李总督檄王邑侯印昌增筑城垣，挑浚濠河淤址。高宗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王邑侯偕捐俸重浚，宽二丈二尺余；咸丰八年戊午，黄邑侯维同复重浚，今亦渐淤矣。

四、官河在城关东部，北段于解放后当公元一九五八年起，业已填成天长马路，逐渐填至双柱桥过来，迤南尚可通舟楫，流经城关出小雨水门外，东南两方汇合方山、沙埠诸山水及各支流，径流至温岭、泽国、新河、松门、木屿各镇及县城，有通行温岭、松门等处小汽船，交通灌溉两受其益，但该河至应秀门内经药局桥，有支河南流，俗呼南支河，为五支河之一，其余三支河早已填塞，不可稽考。据旧传第二支河在今寺后巷南面，第三支流即中支流横河，在道义巷南，解放后填塞，即今青年路南部路面，乃河故址也。第四、第五两支河在大寺巷与馆驿巷中间，不得详确。东支河，即由九峰山水流入城关，流经障川桥，流入官河，滨五举巷，北有东浦支河自柔桥流入城关，至法云庵西南，现国营米厂前入官河，现官河已填塞。该支河位于公元一九五八年国庆节前填筑汽车支路，向该节献礼，亦一显著纪念也。出东浦陡门，木城河挹注之，该干河又直北入澄江，这一段略有淤迹可寻。

五、县河自永利桥（即桥头西），与中支河接，即今青年路西南角是也，经旧剧院前，北流至大井头，折向西流，这段已填成马路，现称劳动路西部，即淤河旧址；西流经县府前，至黄道街东，福佑桥边，与北流合。北流自永宁桥（即大井头），旧第一菜市

场东面，亦淤河旧址，流至作善巷南面，折西，复流经县府后面，俗呼三堂后马路，亦即淤河旧址，重折向南流，至福佑桥边与西流自南流来汇合，西经福佑桥下，再折南转西，过西园间，直西转南，过塔院桥，径直南流，过三清桥，至坝头桥，均于解放后填筑马路，自坝头桥南起，有淤河迹可寻，复径南流，过璇珠桥，折西过教善桥，转北流过梅花桥，又折西流，濒五马巷北，经光裕桥初安桥，复向西径流，折北转西，与南支河自南流来汇合，出西陡门，入西江，但该县河，除自坝头桥南面起外，以此均填成马路及住宅基了。

总上所述澄江、西江、木城河、官河、县河及支河流布区域之概况也，继谈及其疏浚沿革，查初在宋绍兴中，杨侯炜算画最详，功力再深，对城关各河干支流，均有全面彻底计划，措施实现，惜早失考，至淳熙元年，孙侯叔豹浚之，越十年，四明刘丞友直浚之，又十五年，何丞坦浚之，又二十六年，永嘉蔡侯范按视疏治，常平使齐硕请于朝，得旨，分命乡官士民浚之，直派旁流深广均有度，元大德己亥，信阳韩知州国宝复浚之，明嘉靖间，周知府志伟命邑侯方介，太平县知县曾才汉分董督浚，清康熙丁丑，刘邑侯宽，乾隆丙子，刘邑侯世宁，均复重浚，同治甲子，邑绅罗德润、王葆初等按亩募工重浚官河，自小南门至桐屿，至九年庚午正月间，孙邑侯熹重浚官县两千河，至四月告竣，工程浩大，役民夫二十余万工，自中支河杜公桥起，即现黄岩饭店门首起，即淤中支河址，合县河，即青年路协劳动路西边，乃淤县河址，迄至东浦陡门止，又东支河由登瀛门西至障川桥止，又南支河由应秀桥西出，流至五马巷西口，俱砌石坎，伟绩可钦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关邑侯钟衡复浚之，鼎革初冬，赵邑侯次胜，会商江绅若干，王绅士骏议浚官河，交到民国二年癸丑暮春，陶邑侯元镛莅任告竣，四年乙卯，汤邑侯赞清会商河工局董事朱旭初、林庚修，重浚县河，十一年壬戌，宾邑侯凤阳会商许绅企谦重浚西江上流及官河、县河，三十六年丁亥，钱邑侯震令水利会疏浚，解放后，官河又分段重浚，迨公元一九五八年间将城关官河开始填成公路，定名天长公路，现填至双桂桥边，南面可通舟楫，县河填至坝头桥以南，尚有淤河可寻，余河各段及中支河、东浦支河等河道均陆续全面填筑成马路，正所谓沧海桑田，今非昔比，建设突飞猛进，焕然一新，吾等得观厥成，何其欣幸呢？辛丑春作，癸卯重笔。

南官河史话

卢英卓

南官河，现在亦称南门河。本是天然形成的永宁江（注一）的一个支流，潮汐所至，仅通舟楫，两岸农田，深受咸卤之害，无灌溉水利可言。它的古老的河口，原是在县治东北的外东浦，与澄江相连接。东禅桥在解放初，还是内河航运的大埠头。自从扩建解放路以后，外东浦至小南门关爷庙的一段河床，已填作路基。现在船埠，已移到汽车站西侧的护城河。南官河可以此为起点，南至金清、温岭，东达椒江市，西通长潭水库，西南可上溯西江而至沙埠港，为我县水利灌溉、内河航运的首要河流，追溯历史，这支河流历宋、元、明、清四代，水利的兴废，影响我县经济、文化的盛衰。

这条永宁江的支流，因在县治之南，自宋代开始，用官钱兴修水利，故称南官河。根据志书的记载，在宋元佑年间，有一个曾在江都兴修水利五十余处的专家罗提刑适，于官河通永宁江出口处的外东浦，建常丰闸，候潮启闭，以通舟楫，御咸蓄淡，两岸农田受惠，人民称赞，为立生祠。淳熙中，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行部，巡视黄岩见元佑时罗适所修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乃督县令杨焄重兴水利，开官河，立陡门，修建金清、长浦等六闸，并推荐本县对水利很有研究的蔡镐，以集其事。后句昌泰继朱熹力行，遂收成效，受益农田达七十余万亩。从此官河两岸的禾稼，能抗水旱者二十六年。人民得以温饱。《朱文公奏状》说：“臣熹体访到本州黄岩县，界分远阔，出谷最多，一州四县，皆所仰给。然其田皆系边山濒海，旧有河泾堰闸，以时启闭，方得灌溉收成，近年以来，多有废坏。臣窃惟水利修，则黄岩可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台州可无饥谨之苦，其为利害非轻。”朱熹为我县奏请官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是有过一番苦心的。

自宋·元佑至淳熙经过八十多年后，好景不常，混浊的江潮，日积月累的淤泥，逐渐壅塞了河床。这常丰惠民闸，反而成了病民闸。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昌泰复言，黄岩县东，地名东浦，绍兴中开凿置常丰闸（常丰闸是元佑中，罗适所始建。绍兴中重修，所说恐有误）。名为决水入江，其实县道欲令舟船取径通过，每船纳钱以充官费。一日两潮，一潮一淤，才遇旱干，更无灌溉之备，已将此闸筑为平陆。……自今永不得开

苗，放入江湖，庶绝后患。”句县虽能痛斥时弊，但是他的治河计划，只着重于疏浚河道，严禁江湖入内，而忽视了排水防涝和沟通航运。他在南官河水系中，增建控制闸以蓄水防旱，工程完成以后，虽有二十余年未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但年长月久，仍然难免壅塞。庆元中，常平使李洪川，应郡人谢深甫之请，又进行了一次兴修水利的工程，直至嘉定八年春旱，到八月始雨，民大饥。如此久旱不雨，南官河当然没有这样抗旱的能力。未几，外患相继，水利失修。

元代，兴修南官河水利，卓著成效。大德中，知州韩国宝修建常丰清混二闸（注二），舟楫往来，随潮大小，以司启闭。河船出，必先启清水闸以出船，闸门即闭，而再启混水闸，放船于江。江船入河，则先启混水闸，而即闭之，然后再启清水闸。其工程的设计，与现代的葛洲坝船闸相似。他们还创造了爬梳的方法，以名叫混江龙的铁耙，梳洗清混二闸之间和河口的淤泥，以防壅塞。他们的聪明才智，终于使常丰闸重新恢复青春，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南官河流域的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文献上可考的资料，终元一代，只发生过六次严重的水旱灾害，与宋代发生过十八次严重的水旱灾害比较，相应有所减少。因此，百姓得到生息的机会，人口日增。元贞元年，以户登五万，而升为州（见《赤城新志》）。

降及明季，南官河的险恶风波又起。洪武九年，净应寺僧清琐等见水利失修而上奏，后来才命主簿孙斌在南官水系中增建四闸。接着又遣使率县民修筑十八闸。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江浙，黄岩屡遭洗劫，放火烧杀，损失惨重，县官只好筑城防守。为了阻止倭船自永宁江直入城区，所以县城跨南官河口而过，筑陡门以泄水，从此南官河上的船舶不能直达永宁江，使内河与外港的航运造成了障碍。陡门狭小，闸门重重，排洪泄水不畅，又使南官河的水利起了巨大的变化。《周志伟请开河疏》说：“景泰、天顺间，两次差官修筑，民获其利。弘治以来，有司废之不讲，启闭不时，旋复壅塞，频年旱涝，束手无策。”终明一代，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计三十余次。嘉靖五年大旱，草根俱尽，死者相枕（见《万历县志》）。故明代水旱灾害的严重，为历代所未有。

明清兴，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黄岩县令刘宽兴修久已壅塞的南官河。《光绪黄岩县志》说：“宽每日亲诣河干，劳者奖之，懈者劝之，自北门混水闸至石湫桥，不二月，而淤者去，塞者通。路桥达县治四十里间，可通舟楫，而旱不虑涸，潦不忧溢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一七五六年），县令刘世宁复加修治。《刘世宁浚河建闸记》说：“大河既浚，支河继之而脉络通，诸浚坝俱次第兴矣。首之以羽山、殿桥，次仙浦、社稷、